



立齋閑錄卷之三

典故四十五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
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
衛浼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
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宗靖難兵起南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帥
師百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雄縣耿秉文等
又敗於真定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
戰鄭村埧大敗明年四月引兵號百萬遇戰白溝河
三進三却兵將湯散南走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時山

東叅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閱三月北兵解圍退籍
滄州

上既渡江駐驛金川門譚王及景隆開門迎納是年九
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
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
裏鈔四千貫尋命充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闔門被監禁

景隆泗州
時怡人曹

國公生之孫曹國公李文忠
之子洪武十九年四月襲爵

鄭賜字彥嘉建寧府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生事
謫安東屯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尚書後為侍郎趙玚讒間憂鬱成疾卒
仁宗初贈太子太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
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洪武
中超陞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北
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
按二司印在交二十年

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乞還福於交

朝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交人不忍加害
禮送北歸拜戶部尚書居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
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卒成化三年
五月內贈太保謚忠宣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并
指公為奸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

楊士奇撰
神道碑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禮闈第一人
除監察御史壬午出為福州府福寧縣知縣清白公
勤士民敬服永樂中遷禮部主事時呂震為尚書屬

官誦附者率得遷昌隆以罪去之卒擠之死

主事以下出楊

士奇所撰山東叅
政棟士啓墓志

茹瑄衡州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左遷通政甚稱

上意屢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健文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奉

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

王鈺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馮福建
布政司叅議陞叅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建文時遷
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鈺走出城而已歸附

史本云走出城外不死隆布政着致仕子壘戶部侍郎孫二

過江南詩有闕文

臨江號名郡麗澤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踈踏為說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頭

陽九厄

飛簡論槐曹戮

力事

討賊泪沾臆膠固不知幾

紙願順與逆

奇禍嬰六歲茲事有始

未賊子請掛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母妃開平家元勛載帝室姻婭盡雄豪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

嫌隙一以聞讒言肆罔極

見斥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太常輕佻故無匹伴讀東宮蹤跡類叔文論

事時造膝一旦削侯王匆徨何太急細火暗大體國釁此焉隙魚陽鼙鼓來六軍盡般粟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誓師嚴紀律內相方夫子蚤學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發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

少稱英特五畝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
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
鑊甘如蜜仰視三光高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坤
維賴以立父母俱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
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慎勿我怨尤怨
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何足恤後來奸佞儒巧
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頭面
面嘆昏塞乍聞毛髮堅空拳幾欲擊孤我守夜長四
壁蟲聲唧唧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
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滅不見解與胡乘
時附鳳翼思寵日日加聲名垂簡冊

太宗與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
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
斫敵營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今編入歷代君鑑錄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
諫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曷為北平布
政司使曷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使李友直
密聞於

太宗義旅既舉遂擢用友直

楊士奇換李尚書友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清苑縣人首告布政使張昺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授

右叅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縣

大興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叅

政郭資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

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來

米及平都司來攻父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保定

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

李謙守門見吏部驗封司彙簿內又傷士奇有友直墓誌

是年七月初六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

擒拏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

征真定及鄭村塢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

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河轉戰所乘馬蹶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

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鄭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

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塢大戰大捷十二

月取廣昌三十二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

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

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水河齊蜀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之

師初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與王與馬時北

平三司之交權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月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定密雲後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看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擊

於月榘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鄭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上大悅贈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江陰侯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宛大寧戮其拒命者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塢與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禦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砦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然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

上以出進戰災河王為奇兵前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遂畧得州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塞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

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笑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戰
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副總兵陳暉平安叅將馬
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
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
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楊士奇換能神通碑能封
成國公追封秉平武烈王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黑

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
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
推誠至慮夙夜匪解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
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
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
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
時薊州守臣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先率衆出戰遂
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

北京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化預戒將士止殺日師
行以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
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餘
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
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日都督潘忠楊松在鄭州阨
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遂發兵命王為先鋒用其計
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二十
六七萬屯真定至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
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無所
嚮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日今當徑趨真定
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日汝言合吾意倚汝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秉
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附馬都尉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
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日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
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
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生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遁去後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後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獲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王乘勝追

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

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因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

楊士奇撰王神道碑王以都司同知再追封而為河間忠武王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填上白溝藁城滄州夾河東昌之戰輒賣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御命渡江遂為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王英所撰燕河千戶贈北平都指揮魚事武勝墓誌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指揮僉事充
征南總兵官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
真定靖難之師繫公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
泣下公亦泣遂遣元獲人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
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宗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
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
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議
論得效尺寸足矣賜以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
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鎮遠侯墓碑

李彬為濟南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穎國公征北虜
累有擒獲

太宗皇帝居潛邸聞其驍雄召見與語竒之遂隆眷注
後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起公公為前鋒首率兵攻
克薊州遂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鄭州進都指揮僉
事已而戰真定援永平下大寧剋填土取廣昌明年
麇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斫

敵單橋擊衆藁城追奪順德畧地定州進都督僉事

冬戰揚村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曹城侯贈茂國剛毅公李彬撰

孫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乙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

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公率衆

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

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遂北斬馘不可勝紀得

饋送舡三百餘艘資糧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

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攻戰矢

石交下敵弓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帥平安

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

守不出自亡道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

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

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

楊少師榮所撰應城伯孫公神道碑

陳珪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

奪九門從征雄縣取鄭州擊真定援永平陞本衛指

揮已而克大寧戰埧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

海洋克免耳山三十四年破揚村大戰通州陞中府

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敗東軍於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趨運糧儲辛巳差同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己卯靖難師興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真定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塢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破四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拔密雲克雄縣追敵鄭州戰真定生擒敵將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陸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拔永平下大寧富峪惠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塢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居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復奮戰大敗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

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算明日戰單家橋祿馬
蹶為敵兵所得拔劍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
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
都指揮一一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
經戰泚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遂渡淮渡江入京師

見楊士奇所撰楊
武侯薛祿墓碑

靖難初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鄭
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於海
灘退敵於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
都僉三十五年仍居守北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
迎濟

上正大統進封平江伯瑄字彥純合肥人見楊
士奇所撰瑄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卻之移
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

城守楊士奇撰少
保吳公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

署長史楊士奇撰金尚書墓誌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當

太宗皇帝靖難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

進封定國公謚忠愍楊士奇撰其子定國公累昌碑

奉天征討官員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制封都

督僉事丘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民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時榮祿大夫右

柱國食祿二千五百戶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聰為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

平安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無階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都指揮使孫岩為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趙彞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

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伯謚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
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瑄為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
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

太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俱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王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為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

太祖初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
遂以封其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以七月朔

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之上日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

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用共理

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君鑑

永樂元年六月再修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

院侍讀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志剛等為纂

修官十六年重修

太祖實錄以尚書夏原吉監修大學士胡廣等四員為
總裁侍講學士曾啓等七員為纂修官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瀛洛閩
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
書焚之

三朝
聖諭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
閣進學得修撰曾啓編修周述曾孟簡庶吉士楊相
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
忱為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
籍者四出購求遺書

太宗檢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
歸焉七人者廬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
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己酉廣召文儒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
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修撰兼
右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戊子歲月大典成廣孝潛
邸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
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累定爾三人試言之揚金

班而分列兩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列

上出片楮宸翰所畫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伴率行之聖諭

翰林檢討閩中王稱與修永樂大典五年有旨戴頭巾

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篪奏請得旨帶錄仍修書初稱當大典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稱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桶都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去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未衰目前廷

臣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
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
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
知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自進會試聽選副榜士於廷親
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皆令就試者從
容盡所蘊勿苟且取命先祿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

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授學官

楊士奇遂
高伯琴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
思州宣慰司管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
其地有鎮遠侯顧城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
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

設六府

安南陳日焜為黎季犛所殺季犛上陳竄氏名為胡一
元子蒼步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為甥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懇其事季
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乃遣使臣護送歸其

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軍張輔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奎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會之心

上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

上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量

大不弘汝玉文翰不場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竒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

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所撰
解縉墓誌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納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

上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

姚廣孝與廣始也

永樂七年八月北虜寇邊命淇國公丘福統兵三十萬

討之福至猫兒莊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木雅失里拒逆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境時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

上出塞踰五雲關道厭虜川五月己卯至玄溟河木雅

失里率衆迎拒

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衆有釋

兵以其兵來附者又有萬計

上皆論遣之虜平獨支寇阿魯台聞天兵且壓境率衆

先遁

上命還師撲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

上日許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大震，怖悉解。兵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由是瀚海以北，波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定制，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祇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是詔太常以群執事之半詣死京而神樂北觀提點徐善淵恭承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其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五月，上親率師五十萬，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本、太平地禿孛羅等，以三月十七日啓行。六月初，至急蘭忽失溫答里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間再戰。

皆退却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遁至瓦剌河後每遇
寇輒擊走之至十七日阿魯台使人來賜以衣服等
物遣還之施即班師八月朔日駕至京師命牛太
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詔罷朝賀宴會之禮
永樂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叅山
尚書李震亦言宜如訥請不從

十二年黃淮楊士奇等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御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
國子監及天下群縣學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
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照謂其有扈
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
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照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
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頗泄于外高照素
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有緡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
司叅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八月奏
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照言縉

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十三年三月

死獄中

楊士奇所撰
解縉墓誌銘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靡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言

天順日錄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

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君守事重

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

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欲共無怠四臣皆

拜稽受命其後凡下重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

師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

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類

上聖明終不為惑然為官臣者昏懷懷脆斃殺見頌繫

雖四臣不免或決旬或累月惟淮一帶十年

楊士奇所書黃淮者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未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詎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飭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近禁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上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封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

楊士奇撰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癸卯五月

大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所書字頃大晚至
我即欲觀也予至於南京旦晚隨朝勅免朝辭以不
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
勲臣某者語諱侍從槌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
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
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媿其心見殿下之明斷任
稍又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權辭謝
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及至安慶書回奏令所從校
尉給驛驢賞進也

水東
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
黃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營繕

四夷館有八日西天日韃靼日回回日女直日高昌日
西蕃日緬甸日白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朝楊士奇等侍北虜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大師

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
撰王淮碑

太祖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太子賓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

楊士奇送黃少保序

太監木敬建文中人容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

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嘗之曰反蠻敢曰蠻固不知豈敢反耶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豈不誠有益釋之

錢溥使交南同

奉行節張榮為道其事葉盛收以編人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師

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

時浮議籍籍慮護衛軍為變遂秘不發喪

永樂二十一年也仙土于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封也

仙土于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二十二年北征忠

勇王及把台隨駕黑松林殺正統十四年二月把台
由都督進封忠勇伯十四年忠勇伯把台隨駕征迤
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
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
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里

太宗既正大位陞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顧陵旁見

仁宗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
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

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留從容與語至日夕知當時事者蓋鮮

矣

歷代
君鑑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

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踈此人答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君鑑

二十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先是彥縉

數來朝皆館於民間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
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學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其正犯悉
受顯戮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
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放為民給還田土
大凡前為言事失當調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基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
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

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
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
保濟侍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吏部尚書朱濬謚榮
愿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北
京禮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太醫院判蔣用文
素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泰靖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
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
祭揚士奇謂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
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等遂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史備訪問

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讀

王進

字汝嘉
蘇州人

翰林院五經博士陳繼

蘇州人

吏科給事

中王榮

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楊士奇

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見

上曰蹇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定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

奉天門論曰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

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

曰今已脫險即宜皆

先帝之賜

陛下至識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吾即去世後誰復知吾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三印

賜兩人皆拜而退踰月宮車晏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天位隨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講讀

永樂七年駕幸北京

宣宗為太孫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親以上過田家偏覽農具及其衣服且諭以農民

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四月御製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云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虜非

有大器量不足以當之封

皇考為燕王三十年就國

云兩奉命征胡虜踰北漢萬

里外朝其名王以下不得數計所得部衆駝馬悉歸

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謙下逾而會懿文太子薨術

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建文君嗣位左右以王氣之言屢進削奪之

計時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奸臣造誣飭許言

皇考之過重書數下王府群臣惴懷

皇考諭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我凡四上章奸臣皆
匿不奏而不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繼調八府兵圍王
城護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俛伏作机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奸臣親王請
誅之此祖訓也柰何不率而坐受生執既而圍城
兵增三匝衆忿超出闕

皇考不能止也適聞赴闕者咸奮死力一以當百圍城
兵稍却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白
冀朝廷開悟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營數十萬
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
臣不往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赴京師
冀陛下謝罪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本藩時
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獲江
之帥其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且陳所以不得已
來朝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納而脅
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
家何意蔽於奸回不悟遂備天子禮歛葬釋親王囚
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今國家
無王願留以主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嫡長與德咸屬殿下願年正位
懇辭弗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
武制度所廢無弘武臣僚非其罪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

考陵

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趙王漢王暨皇太孫往

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宗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

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王回顧怒自者又

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水東
日記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照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言未可輒信且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如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問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蹟此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授冊封國雲南不甯行復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比上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照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潛乘輿服筋挾私擊死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外東宮叩頭懇為赦解乃免遂命翰林院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照反初高照永樂中削兩護衛

徒置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善良縱容軍士搶奪軍民馬匹擅放有司因繫縱其為惡給與賞賜暗結都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京土官軍民俾為內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府衛州縣等衙門官員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民約五百餘人奏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兵至臨境高照仍擁衆抗拒翌日罪人斯得

宣德元年高照逐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

與高照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上旨令士竒草勅士竒曰事有虛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辭榮勵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貴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竒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

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以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
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
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
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
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原待之有疑則嚴防之
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舛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

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
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
即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
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聞
上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六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

上必厄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
王護衛且請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
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與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最反愛且吾今惟一姪奈何不愛然當思所
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
中選一人責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

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素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
大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
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
上所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喻數月召士奇至南齋
官諭之曰吾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

母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聖諭錄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

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陳山

張英楊溥充總裁曾啓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錢習

禮余學夔陳循蘭從善蔣驥曾鶴齡王洪劉永清周

叙孫日恭敬翰雅翥繼陳中陳邦剛文

上奎節錫夢為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揚之才自編修

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

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揚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

大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

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

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

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求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

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

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

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然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揚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大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天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錄

宣廟時三揚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教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

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教今後御史知縣許

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

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

遂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三揚之

大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雖徧而無私尤持公論

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

崩三揚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宮王振

上邪正倒置矣

天順日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日臣惟

不好戲命圍棋日臣不會著問何以不會日臣幼時
父師嚴只教以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教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
部優閑之實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
未必盡踈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知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

黃福其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天順日錄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
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叅
贊軍務且教慶凡六師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

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

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

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敬之直抵鎮夷關升有

矜色雖勇然不好謀鏞言於慶日總戎之意驕矣公

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柔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設伏取勝

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強起抱病與升

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寔無戒煩意明日前進以數百

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

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

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卒賊驅象赴鬪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鑪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知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以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鑪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又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鑪之事有聞者在慶

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

史天澤之後今為豐城人年四十二鑪字升振錢塘

壬人年三十四

楊士奇撰史郎中墓表

御史羅公庸字汝敬吉水人方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陸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克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義利惶媿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

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孫嵩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
以嵩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嵩死爾國人
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壘樂器時天時忽陰雲起大
雨雷震焚利居室利俱貢方物表謝公還朝

王英撰墓
碑載其事

亦未知
果然否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嵩
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出之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賊耳輔
退乃召蹇義夏原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

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
太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
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
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
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十來兵民
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

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

酒饌明旦朝罷高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弑毒害

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救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

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歎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

士已屢勤玉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

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郡臣對曰

陛下之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

何恤人言其從之

聖諭錄

宣德四年正月初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從

陛下文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以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

行相類至是漫聞於

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

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宸前矣

聖諭錄

廷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懋諸人皆不

文廟簡命以授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懋素彊諫不少

劉詭隨凡

宣廟有愆違多有聞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

宣廟所不樂山好頌旨被寵信後

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州長

懋頗不平上言宮臣陞擢同異祈得言秩坐怨望下

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道節度遠府通判又

勒令扳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

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其親族披連大小男婦百
名口家產籍沒長懋生禁繫十年惟妻趙氏與子
英皇初立赦出之仍守鬱林州而希文幼子還州內見
賜名懷恩成化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盡忠
死節的你同吏部計議褒贈祭祀欽此欽遵為照知
宣府劉子輔知州何忠係文職官員別無事例緣係盡
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
便定奪本部等部官於奉天門題奏節奉欽此

聖旨知府贈叅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丁艱
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利攻城
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守將倡兵民效死守
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
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門以死無一人降者
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污
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
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當時總帥王通輩擁
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竟棄城而去而蔡福之徒甘

心從賊逆兵來攻圍苟活旦暮卒之不逝誅於國典
與予輔同死節者都指揮李任等諒山府步先政平
知州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
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衙門具啓事件鄭王殿下襄王殿下
下同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瑛趙忠姚雲素誠
廣平侯素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福
黃淮金幼孜都御史王彰計議停當施行若係機密
重事差人星馳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御祭者
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行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機密
軍情重事啓知具本差人賫繳奏請若係強盜反獄
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知施行反遇有修理工器之
類急用物件公同會計明白先行具啓閱用另行具
奏其餘事務合當行者即具啓施行可遲緩者將奏
本送該科寄收候車駕回日奏請緣五府六部等衙
門印信扈從官俱帶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白啓行

移北京行都督府行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但啓奉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并抄呈立案其出事公文內不必云寫懸等語其留守官員管北京行後及行部等衙門事武職

廣平侯素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一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讓 陳山

甄儀 許廓 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曾啓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勉

存留在京聽用

一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玘 武安侯郭晟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端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光祿寺卿胡容

都督郭鏞 徐景珩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閱武郊外先期命諸將整搦軍馬扈從六部等衙門

上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侍前去特命豐城
宣候李賢都督蔣黑兒掌戶部事太子少師郭資兵部
尚書張本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宜宣德五年七月初七日於
欽定留守事宜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凡有緊急重事差人賚本赴行在
所奏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車駕回日通類
奏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來
人發回

一祭祀該衙門預期奏聞大報行禮

一外國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御馬監收養方
物送北京會同館項放候車駕回日通類具奏進收
臣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馬肉給
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車駕巡幸又稱行
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告成
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正統辛酉始

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錄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兵部尚書大
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楊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陳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左諭德黎恬洗馬蘭
從善侍讀苗衷侍講劉永清高毅胡種祁寬修撰周
叔陳詢尹鳳岐孫日恭習嘉言陳琳剛馬愉曹昂王
一寧儀銘編修楊翥楊壽夫林文彭珣鍾復杜寧給
事中朱懋監察御史邵裳譽吏部主事劉珙工部主
事洪熙禮部主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

立齋閑錄卷之三

國朝典故

立齋閑錄卷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誠孝張皇后之力人謂女
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
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
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
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
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
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
世然後專初不爾其來也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皆

三朝國史卷四
悉罷去禁中宮不差然蝗出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
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
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五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
勅群臣曰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十事一言主上宜
親正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
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階前摔去球不知所謂見
刑但曰死誅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求魂付順

太子并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天順
日錄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

付之振以為爪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
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編修董璘亦進言願為
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
朝卒去支解其體由是人人益憚頻自府部臺憲而
不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
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
齒劫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
忍直前摔之亂歐致死人情姑舒順體肥暴其尸於
長安門外恨者猶歐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
之可為附惟者之戒

天順
日錄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謹見謫始
懼兵部尚書除晞工部侍郎王佑撿邪小人首開趨
附之路百計劾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
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已侍之甚厚且言振
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俱皆具
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
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覲日大開其門
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至千
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
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之去

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
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所居東以祝釐自撰碑文士
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所用者
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為京衛武學天
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
貶竄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像祀之敕賜祠
額日旌忠

麓川初判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思德

赦其罪撫安之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閭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搔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有費萬

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日錄

王欽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為主考官御史林鷄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復考瑛文倫文章合格特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儼等問罪還職未幾景帝晏駕

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鐵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基二家遇恩宥子姓放還倫有子宗彞第丙戌
進士今為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入清苦尚介潔善謀畫

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

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河背大著勞績

工曹諸屬一受成就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

河決反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

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

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專布間以王振

一言而止振於他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以不矜一

善歸之亦媚嫉云爾

水東日記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

賜肅慎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

日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

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泰中疾命太醫院官八

人絡繹賫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即安否不絕

干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

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有抱
保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
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過太
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性慈仁而
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

知經筵事

太保寧陽侯陳懋同

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

兼經筵官戶部右侍郎

兼學士江淵

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

禮部左侍郎儀銘

兵部右侍郎俞綱

祭酒蕭鉉

左春坊左諭德趙琬

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

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一

講官嘗拾以遺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讀學士景

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

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

時諸公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景泰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

下諸學士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

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瓌陳奏易太子乃

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
休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
宗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十七八自公孤而
下數十人為大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
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
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
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道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
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相尋如士之立身不可不審

時也

天順
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等日太保寧陽侯陳懋加兼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
王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部尚書王翰兵部尚書儀銘
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
林學士蕭鎡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兼太子少師翰
林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項文曜為兵部侍郎
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北遂以李賢為

兵部侍郎而遷文曜於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
劾其險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
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
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部尚書王直世稱者謙初甚
敬之已而被文曜讒毀謙由是頗慢直嘗背論其老
不去蓋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為石亨所誣陷而

文曜亦因見斥逐

天順日錄。按當時文曜文淵被御史練紳等劾
奏而幸左都三朝於是文淵罷以朝代之文曜

居位如故朝與王
直仍尚書兩也

黃瓌廣西思明府人土世皆土官弟瑯以世嫡為思明
府知府瓌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

者八年軍民畏服城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
瑯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瑯并二子家
人頭目數其貪雲之罪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
俱殺之實瓌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
事聞于官若欲為伸聖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
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之生書
死瓌遣人赴京先賄有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
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瓌遂蒙景泰三年
五月初二日大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叅將因此
致仕

英皇復登寶位時琛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使告禮部務其各官公平復正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亦建言前事當將章綸鍾同拿法錦衣衛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因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拿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監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為大理寺左

祠部文卷內

寺丞補其長子國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群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皇上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讀以繫人

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闕

給勘合八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廝南

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拿去着實打八十訖命擡送吏

部降除陝西定襄驛驛丞天順元年三月十三日命

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

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
京師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
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
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
你權臣語遂為仇所擠以死又六年為
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
謚遣官祭以少年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
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

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
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
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
之人紀矣顧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
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
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修志書事要條件俱准祝穆方輿勝
覽采取詳密毋畧果無實跡可采者則已

順天府
准杭州府應天府同直隸南北同保定府同隆
慶州各州同浙江各布政司同杭州府所屬州

縣各府同建置沿革，各郡名。至到風俗形勝，土產山川，宮殿宗廟，壇壝館閣，花園公廨，監學書院，井泉，臺榭樓閣，寺觀，古蹟，祠廟，陵墓，祠基，橋梁，館驛，池塘，名宦，名賢，人物，科甲，題詠，其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取，其十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進呈見成者，各通謄寫來。

總裁官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

士陳循 光祿大夫少保 兵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 高穀

光祿大夫少保 兼吏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 王文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 兼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

蕭鎡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

士商輅 纂修官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彭時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劉儼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劉儼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劉儼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劉儼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 劉儼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左中允倪謙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呂原

奉直大夫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林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劉定之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紹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柯潛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周洪謨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修萬安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溥

翰林院編修黃諫 陳鑑 劉吉 劉珣 曹恩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李本 馬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江朝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趙昂

翰林院庶吉士 丘濬 耿裕 彭華 劉釘

何琮 牛綸 孟勳 吳禎 嚴侃 尹直

陳政 審珍 馮定 金紳 黃甄 夏時

王寬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梁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

之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

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
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
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
十日耳安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
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
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早請立之二公喜曰斯意得矣
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具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

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進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人是之
錄於會稿次日早具稿於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軌
太張輔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
禎舉筆曰我更一字為擇字更畢文咲曰吾亦欲更
也是日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
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敦敦憂慮
上宣與同官監察御史錢進樊英曰斯當復請未幾禮
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曰請立東宮事今本

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進莫不勝忻忭

約曰若

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

奏草具略曰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有

五日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

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本具閉門矣衆曰不先題

上知明日對伏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

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午有貞自造亨家人燭時方

上出十七日四鼓時集於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朝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頃更鳴

上鐘鼓

上皇御極矣是朝野懽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

下擒王文于謙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

上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日謀而未成于

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選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

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
彥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曰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近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
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軌曹吉祥

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
耳石曹二家事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
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
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
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
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功以脩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
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帝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
泰病亟太監與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挈亨數人掌兵者以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於太后罵敕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

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朱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
出之人以為天道還好不意亨復遭禍烈益見天道

土之好還也

天順
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

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
老矣無能為矣盍頭之徐元玉軌亨等其言是月十

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且今天下無

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

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

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

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

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

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

軌等首冒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自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即

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杖

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於人宿衛官軍驚

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乃鎖諸

門昌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實

中軌等不知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
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
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
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
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黯無燈火軌等
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謂軌曰爾等何為伏俯合聲曰請
陛下登位乃呼衛士與舉來兵士驚惧不能舉有貞等
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光輝

皇上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名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
邇屬車既陞奉天殿諸臣猶在舉前者武士以權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陞座頭鐘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故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
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

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林
小說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

東宮事其本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
至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
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一日夜石亨獨
景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當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
起於是始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
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
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復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

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
陳學士徃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
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
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今亨
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勛有歸
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根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

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究錄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挈于謙王文第二挈項文曜聞喪未起

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挈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問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等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付都御史徐有貞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為大理卿薛瑄加禮部右侍郎

勅朕居南內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幸奸臣謀逆武靖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度本當凌遲從重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欽遵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無逢迎景泰篡位易儲衣阿從史廢黜正后內外朋奸紊亂朝廷擅奪兵權將軍

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祁旺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
斯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
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
樹私恩動搖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鑑項文曜江淵俞士悅王
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舉發及朕復
位這廝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
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
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為
民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滅族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
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亂
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
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軌陞刑部尚書劉廣
衡刑部右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
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
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太
季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真張純楊寧張敏王

駭年富馬謹馬昂韓福樂憚程南雲蔡翼嚴僧姜勝
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并通州糧
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第

第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

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

來廣西為盛偶反此語尤詳

冰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常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

作人君父有天下傳之子

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

順改元鄉人因慮文淵必及禍誅在旦名一日通報

上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懼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

上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

上因誤傳云

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

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

上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第婦少且不宜存內初不計其

上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依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脩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正統十四年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懽忻鼓舞及石亨張軌輩竊弄威權人

上又失望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與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惧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土木俱折水雹尤甚皆恐思不安遂有此

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如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一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石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侍郎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親厚具一盃酒接慇懃之權或有宣召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改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為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上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私情十中八九在廷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在不知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衆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曰

辭曰不可賢時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子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今致仕郎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才樂曰吾計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亨輩嫉出為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上往南京去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也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慕向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為衆所推入閣與有貞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遇之難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

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
與國衆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
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極論薦文武
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
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
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
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
實意有貞與賢王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
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嘗意甚
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
我輩

上初甚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雷雷
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
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
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
亨亦謂有貞王使其都御史逮之一空朝也愕然莫
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天順
日錄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石彪奏害自大同逮

繫至京

上曰此人向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是虎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再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頃早辨之幸甚明日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頃遣人體勘庶不狂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

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實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日錄

天順初石亨專權納賭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丈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亦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員缺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耿九疇自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論諄切深協輿論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藁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惠恣時奏收簿祕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請罷各邊文臣巡撫明年四月

上覺其說乃命李賢與王翱馬昂議推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使王宇在宣府僉都

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

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

地尋復以圭總理貴州軍務

天順日錄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皇上復位時武靖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

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

室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事亨等遂以迎駕

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

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壓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

天象孛出星變日暈重數月不息乃群臣固蔽太陽

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

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

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

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
皆虛詐置彪于法人心皆決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
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
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
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
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兼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
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辯之於
卑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法
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計前報並去雲南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
可但此等冒陞職者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計前金其者應亦以恩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
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下戶部奏
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
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
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
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將金其首領尤見恩
義上存

上曰然即從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

二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類沸騰以為不便

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
方今獲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多
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官校差去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
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

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
上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即
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乃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以皇貴妃乃止一日命
冕選宮人克用既選乃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纔說珍行自古帝
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閔左右曰若塞守斯閔京城
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懼正人之多
不敢決為天順初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持寵
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
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班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
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尔之所欲為者衆不

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位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若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尔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尔為之而何衆皆朕戰南城有功日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尔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令石虎在彼充游擊將軍異日以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請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裡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盧寇延綏命亨出征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為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者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翰此事亨還師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還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正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果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內官吉祥居禁廷

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獨
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功因而收于部
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而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
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曹欽糾集所思之人謀為不
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堂統官軍往陝西殺

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
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
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逮
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
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
害之然後分部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
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
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
英等拏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聞呼予官名曰尋學
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彼甲勢刃者數人砍予

一刀又打一背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
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逮梟贊戮及欲相害提梟頭示予曰誠為
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
既除此害即可此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而令人
防予至吏部尚書朝房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
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
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
上馬呼衆馳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
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
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
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
誅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宜聖旨脅
從等罔治以安歹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
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
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容當時若
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
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害傷多矣幸而早撲滅
之實

宗社之福也

皇帝勅諭文武群臣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臣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給餼以安生仍聽婚姻以繼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故諭

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復位之初因思建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為之皆媿朕不能上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數十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孀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

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謂賢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為

淺見者以利害阻之

天順日錄

錄出入命與國書二十八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數十海艘直逼以望海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搗師秣馬畧不介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率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日旗舉伏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

從仕既而賊至塌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尽起繼

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死草莽餘眾奔櫻桃

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皆奪勇請入堡剿殺江不

許將開西堡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

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為隆所縛無一人德脫

凱還之際諸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

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可

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

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陳故作此以鎮服

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

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生路以逃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是先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生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獲安以至於今

出于倫書遼陽志及集中楊崇所撰碑

英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城

宣廟自此愈重之泊顧佐拜都御史謂宣保全功臣去

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

士貴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其餘勛

威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泊王振專權視勛

威大臣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

敬於輔之見弟輔既衰老亦出節於振以避禍竟沒

於士木之難以永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過人

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天順日錄

楊文貞公於本朝大臣為巨擘廁於宋之公卿終有媿

馬試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
競終身不用文貞必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
以為不知而舉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
博以唐介攻以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為輕簿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

行何相遠哉

天順
日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
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
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

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
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善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
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
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
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
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
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

天天傳誦

天順
實錄

工部尚書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

往任之愧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
工厓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
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
歲輸京師之未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
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游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
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心過望然自出粟
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官士林以此少之天順日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打數十皮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

正統時為國子監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
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
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官衾為文以祭之後
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
者甚衆獲免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檢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
除撰侍皇子監國子南京

仁宗即位陞侍講遂為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

英宗即位命充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再加少傅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勅給驛還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卿舉明年乙榜受旌德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刑科掌科事陞陝西右叅政正統甲子遷河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有詔起復至天順初元石亨修舊怨讞富被逮至京令致仕乘機起為兵部侍郎改戶部復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庚辰詔為戶部尚書甲申年七十卒於官謚恭定

耿九疇永樂年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兩淮鹽運使正統中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陝西天順初召還為右都御史將劾奏石亨事情為所擯擠下獄出為江西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石亨事漸敗露朝廷念九疇老成廉慎適禮部缺尚書召九疇還上憫其老命為南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男裕任修撰歷叙九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誠鯁持懇乞賜謚特謚曰清惠

洪恩字平福州人鄉試會試皆第一文選郎中為山東左布政遷右都御史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以遷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矣於謫智云天順日錄

曹彛為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太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一楊文貞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內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楊文敏公沒後議大事多決於彛明敏之才頗

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氏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病乞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

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此見忌泊予遷兵部尚書若厲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覆而後已

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予讀書窮理累辭不就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者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另舟赴京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也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北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

或極其誠敬始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窮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貪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咏物適興凶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揚溥先生深重之丙焉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可笑其迂曾有咏桃一詩云

靈臺清晚王無暇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
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
重其為人分廵至多造其宅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
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
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
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賁勅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
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
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
士輔導之宜授官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除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
上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日受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以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
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
上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
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
聲聞過情為當道諭薦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

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呈至通州忽失聲

一日又痰作二日泊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

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朝廷之職臺

諫之次容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

賞文幣四表裡羊酒紫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

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

之禮聘至却以此職授之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書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臣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朝廷至意

間日

上謂賢曰與聘既來如何不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喻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於

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衰之徒致致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媿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官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未賢舍訴衆乞曲回賢謂若官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謀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况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機之暇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又得請教以治身心以
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决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欲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終始成美尚得

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
大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

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
日錄

曹欽反時文官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出誰肯出前惟
兵部尚書趙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
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
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
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臣

天順
日錄

富順黃仕俊景泰中為太僕卿武臣石亨善之而王肅公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雋由是遷刑部侍郎後亨敗仕雋與吏部侍郎張用瀚禮部侍郎蕭璉等皆貶秩出位方岳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諸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灾異荐臻人心危惴廷臣無敢以言特公為儀制郎中特陳

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為天下母受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朕膳之禮乃盡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官率
群臣朝見於巡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儲
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論誼薦而和氣充
天意自回災異自彌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
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濱使
者數卒無一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生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刃乃少緩明年
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狀於闕廷因
命杖公與同至日同死公幾絕復生禁銅愈嚴公了
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今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陞禮部

右侍郎

出太和尹直所撰
恭毅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既而以尚
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
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喜江西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
而用豐城李咨德代之及薦太和尹直入內閣起永
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二禮部四人皆當四極
稱設廉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城劉宣俱不保修節

竟亦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物議喧然
不平獨羨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夔先
卒攷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嗣免論始明而直誌一夔
墓去云云是全然不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右

皇上臨御二十有三年既久於總攬洞鑒垂情乃赫然
漁比繩違更置一二大臣首詔直於南都參典密務
且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
冢宰謝公位司空劉公詔和為少宰黃公文昭二宗
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聯陟輿論翕然
稱央初直為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員缺歷

城尹公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以直為之翼一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

城曰公簡在

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已而直服葵到京適今少傅大

司馬馬公為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奏謫戍直以

兵部非所宜為請補南京禮部未幾寵浸衰直經營

再入歷城又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率色寓嗟嘆不

平之意後既與攷景省革擗擺歷城及作丁未會試

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馬

休休焉好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

一人俾無一賢不効于用云斯為有光於科目設或
此町彼畦媚賢忌能且朋比媒黠自底債僂為斯文
玷亦無賴焉說者未至此猶未忘情於歷城也既而
水山見睨直與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名至指為小
人之尤一嗣尽去雖若以譏刺歷城亦若自嘲云爾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水東日記天順日錄諸書所載事堪為

法戒者作為一書作困借澄江取其數段并

附乙意藁奉片正

